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三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宋　衛湜　撰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孔氏曰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榦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註深衣目録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也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深衣邊以縁飾之廣寸半也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故以帛裏布非禮也皮弁服朝

服玄端服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黄雜裳之屬廣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聘禮不以凶服接吉而筮不以吉服卜凶是長衣所施趨於凶而非純凶也詳見前禮書

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異繼揜尺者繼

袂而袷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耦故二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且深衣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故其緣取三五盈虛之義

山陰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揜袖也其衡長蓋揜尺雜記曰豚肩不揜豆是之謂侈袂以帛裏布若今褋衣矣固未有以細裏麤也據練衣黃裏縓緣即其衣之裏也

延平周氏曰袷二寸地數也以袷而對袪與袂則為上袪與袂為下而反用地數其方又應矩亦象地道袪與袂為下而反用天數其圜又應規亦象天道何也言以位則天上而地下言以道則不嫌地上而天下蓋不如是不足以為交泰之道猶之五臓隂也六腑陽也五臓反在上而六腑反在下者蓋以此也緣廣寸半言其面也面廣寸半則為廣三寸廣三寸所以象三極蓋緣有旁行之象言雖旁行亦不離三極

之道也　又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蓋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鄭氏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也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

孔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也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

下文居士錦帶非為衣也大夫得衣織而禮運云衣其澣帛先代禮質故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内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玄裳采色之中玄最貴也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亦黄之雜故為閒色　皇氏曰正謂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閒色也綠紅紫碧騮黄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方為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黄並以所剋為閒故

綠色青黄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白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黄是中央正駵黄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剋水水黑故駵黄色黄黑也

嚴陵方氏曰織謂錦繡之為文以刺而成錦之為文以織而成故謂之織士學乎文而已故不衣織錦緣

者以其未仕未可以常禮拘之也居士錦帶者以其不仕不可以常禮責之也抑所謂衣者不止於緣帶而已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不貳采可知所謂貳采非重采也謂服素而不以采貳爾若列采則重之矣纁者火之色而土間之故為間六冕之外玄裳有純用玄者有純用素者其類非一經所言亦舉其大者爾

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

釆有可弔之道也先儒謂玄端玄裳理或然也蓋無君則無為衣正色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五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間若木勝土為緑故詩以緑衣黄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

山陰陸氏曰貳釆謂以一色又為一等也據繅三釆六等其一等貳也衣正色裳間色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之也詩曰緑衣黄裳傳以為上

曰衣下曰裳緑間色黄正色葢如是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為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䙝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裼也

孔氏曰鄭註形觧袗絺綌其形露見䙝觧表裘在衣外可鄙䙝二者上加表衣乃出也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

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爾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

嚴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為之表則不可夫大裘可以祀天非不重也猶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衮

焉則表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袗

山陰陸氏曰五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振舉也舉絺綌不入公門謂無上衣純體絺綌

纊為繭緼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鄭氏曰衣者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緼謂今纊

及舊絮也禪為絅謂有衣裳而無裏帛為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孔氏曰據鄭註時以好者為綿惡者為絮

講義曰縕謂舊絮子路衣敝縕袍是也詩曰衣錦尚絅絅謂禪衣也褶即今之裌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朝服而朝卒朔

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未道未合於道謂若衛文公者

孔氏曰上玄冠紫緌鄭云僭宋故此云亦也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也朝服而朝者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鄭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

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然而後世則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止言曰

山陰陸氏曰公僭宋王者之後服然後大夫亦僭王者之後服公猶可也大夫則不可故經記魯桓公事

在前季康子在後於公言冠於康子言服亦言之法
卒朔卒告朔也告朔已然後退而聽朔曰國家未道
則不充其服焉此為上季康子𤼵之朝服皮弁服言
諸侯非視朔不服非有道者不能充焉其難稱如此
而況王者之後服乎再言曰者葢曰如此已云不稱
又況審如此者乎據書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詩
曰不稱其服不充乎服之謂也此篇言始冠緇布冠
等冠盡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言朝玄端夕深衣等

服盡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玆二人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以大裘非古也於是言裘以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於是言笏然言大裘非古在前言裘在後言大廟說笏在後言笏在前非相戾也大裘在裘之前說笏在笏之後固其所也至於言帶言韠等物亦皆有序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氏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黑羔

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秋田也

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

孔氏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黒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

作裘也誓者告勑也大裘天子郊服禮唯許諸侯服

黼裘以誓軍衆田獵爾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

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

臣亦為之故言唯君及非古以譏之

長樂陳氏曰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

司裘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

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麛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麛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唯君黼裘以

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
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
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
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冦
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
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盥重於既薦幣
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
刑官以涖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

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為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為獮則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黒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禮書

嚴陵方氏曰誓若誓軍旅之屬省若省耕斂之屬蓋黼之為物其色為白黒其方居西北故必用之以誓省也

山陰陸氏曰誓誓百官省省牲鑊黼其裘領也昏禮曰被纇黼蓋纇黼於纇上緣以黼黼裘於裘上緣以

黼然則男子之服寒則黼裘煖則繡黼丹朱中衣所謂各以其宜服之後世失是矣雖服大裘或黼其領故曰大裘非古也據家語大裘以黼之言唯者著大夫不得服此故曰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延平周氏曰瞽與省貴乎斷故用黼裘有裘必有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

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右虎裘左狼裘衞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

孔氏曰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鄭以詩證之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亦無正文故鄭言與為疑辭也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

稱皆為白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亦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

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鷫鸘雉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人之手足右强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

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幦之飾則左右狼虎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禮書延平周氏曰疑其所可疑卒乎無疑故用狐有成德故用白文之極故用錦二者天子諸侯之所同以裘對衣則裘為自然衣為使然凡内裘而外衣者有内帝外王之意詩曰錦衣狐裘又曰黻衣繡裳狐裘錦

文之上加以黼衣繡裳諸侯之顯服唯見天子與助祭則服之也詩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朝服也狐裘祭服也蓋刺其燕以朝服而朝以燕服者也狐青裘者玄冕而祭於已者也狐裘亦息民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服也麛裘青豻褎燕服也詩曰裳錦褧裳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衣之上復有衣也是玄綃衣之類其上皆有衣也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

黄之絞衣所謂玄綃衣之類者尚不必一色則玄綃

衣之外者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

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曰布衣亦不害其加於

黒羔裘之上詩人以羔裘為刺朝者言朝所以兼君

臣是君臣皆服羔裘與皮弁也右者所有事者也故

右則服虎裘左則狼裘而已士不衣狐白非成德者

也

嚴陵方氏曰有裘為裏者必以衣為表焉裼之則所

謂表也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為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則燕居之狐裘也玄綃衣以裼之則祭祀之狐裘也黄衣以裼之則息民之狐裘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祭祀必戒者神明其徳也息民必戒者慎終如始也虎屬西方為右故右以虎裘且右為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腋為之非狐白則士亦得服

山陰陸氏曰卒食玄端而居燕服也則錦衣狐裘天子諸侯朔月燕居之服蓋平日燕居不應如是之盛故曰居不容又曰不文飾也不裼且禮天子視朝玄端而冕則其日燕居服皮弁服可知據皮弁以日視朝於内朝卒食玄端而居然則皮弁蓋一冠而兩服素衣麑裘錦衣狐裘是也詩曰錦衣狐裘專以謂狐裘朝廷之服非謂以朝著非在野之服云爾若狐裘黄黄則在野者也不言諸侯著子男服此猶愧不言

唯容大夫亦或服之故曰士不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也豻胡犬也絞蒼黄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是也豹飾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是也黄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

黄衣狐裘是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

孔氏曰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也案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黄衣為臘先祖之服　熊氏曰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

鄭註胡犬謂胡地野犬

長樂陳氏曰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何

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豻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
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
以燕居袞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
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袪自我人
居居其托物同而意異者義則一也善用之則為武
不善用之則為暴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先儒謂凡裘
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袞飾異焉然天子諸侯之用
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麛裘羔裘

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為貴則狐黄之裘無異裒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邪禮書

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裒用豹所以象其義玄綃衣所以象其道内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綃衣有顯道神德行之意麛裘青豻與此同麛能愛而其色白豻善守而其色青麛裘所以象其義而能愛豻裒所以象其仁而善守絞蒼黄之色蒼所以象天

道黄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其禮豹飾所以象其
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黄衣者坤道在上六之時
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色黒而衣用緇狐之色
黄而衣用黄者欲其有純一之徳也
嚴陵方氏曰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緇衣
黄衣衣言色而裘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黄前言
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則從其衣之
黄可知麛裘所以為聽朔之服羔裘所以為視朝之

服麛鹿子也羔羊子也於豻言褎則知豹之爲飾亦褎矣褎言其體飾言其用也凡此言君則措天子諸侯而已君子則兼大夫以上言之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裘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裘之裼見美也者君子於事以見美

為敬也喪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寳瑞也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也

孔氏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則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

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也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同其意異也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

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謂行禮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孔子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黄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前註

以爲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邪禮書

嚴陵方氏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内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内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内達外則

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犬羊之裘則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

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為貴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為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為貴以質為

貴故襲所謂玉非執贄與庭實也蓋執贄者有藉則裼為庭實者執辟琮則裼

金華應氏曰交錯而相易曰裼層疊累沓而掩覆曰襲裼之義雖近於袒亦惟袒露其裘以見其美非盡袒其衣而露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

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氏曰自此至去一一節明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濶狹長短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謂以鮫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為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

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
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
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
以異也魚須文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
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
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
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

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面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摭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　又曰天子之笏其王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

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竹取其堅貞有節以魚須飾之甲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義爲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士甲而伸故飾笏用焉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禮書

馬氏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爲行故其笏用象而竹以文爲美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爲節故其笏用竹

嚴陵方氏曰魚之為物得其道則易取失其道則難制而有道則從之無道則去之者大夫之節也故以魚須文竹執鴈者亦以此魚勞在須故必文之以須焉貫四時而不改其操者竹也歷夷險而不易其節者士也故以竹本執雉者亦以此大夫貴於士而不得用象士乃得之者以賤故也且謂之可非正宜用之也

金華應氏曰後世人臣之佩用魚亦大夫魚須文竹

之意也爾雅魚曰須盖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講義曰魚目雖夜不瞑大夫夙夜在公似之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死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

文焉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為正若或用

象亦許故曰象可也可者通許之辭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

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

也因飾焉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故說之搢笏輒盥為必執事畢盡也

孔氏曰以臣見君無不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則說笏時臣僭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云非古禮也鄭註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

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唯吉事無所說笏也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造諸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謂事事盡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

長樂陳氏曰見天子也入大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禮書

嚴陵方氏曰重莫重於見天子難莫難於射二者猶

不說笏則餘可知矣說與武王不說冠帶之說同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悲哀極矣不暇記事故說之搢笏必盥手及有執事於朝亦弗再盥於朝之嚴猶不再盥餘可知矣故以雖言之指言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言畫其事之分而籌之不敢徒手而為之者嫌其大慤也書已之思則記之將以獻乎上書君之命

則記之將以行乎下也此笏所以為畢用歟

金華應氏曰酒以涗為新罍以滌為敬手以盥為潔故祭尊爵者盥不止於一笏之為用尤重而執於朝亦弗再盥者以其端潔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山陰陸氏曰見於天子執贄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是也射亦執贄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搢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當事雖免猶說笏然則小功不說笏非當事者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

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鄭知殺猶杼也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故鄭云又杼其下也

長樂陳氏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為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不足蓋王藻所言非天子之笏禮書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笏諸侯素帶終辟諸侯笏度二尺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歟

延平周氏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

子服之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若天子無所屈則杼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圜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持杼其上圜其首而又杼其下圜其末三等之制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

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

寸則不得以為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是以考工記大圭之制以為笏未見其可也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搢揷其上六分去

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爭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鄭氏曰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

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註以為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

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總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天子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侯唯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孰帛練為帶用單帛兩邊縪而已縪謂緶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嚮下一垂者也居士用錦為帶

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幷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幷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濶三寸也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

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雜猶飾也飾帶君用朱緑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綼謂其帶既襌亦以箴紩緝其側但綼襵之而已無别裨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鄭註人君充之者充滿也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大夫但飾其帶紐

以下至於末

山陰陸氏曰搢笏於此故連言之非脫爛在是也即承天子朱裏終辟則不辟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也相備而於士言練則大夫以上宜有素者也士練而後能率下辟帶以束縛辟之事也而辟有降殺紐若今繫絛用環并紐謂以二色為之然則并紐與約用組蓋弟子之飾

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

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緑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緑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緑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下文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

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縴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黄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

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即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鄭氏謂賔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禮書

金華應氏曰管子曰處士就閒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

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即所謂飾車衣錦之命民歟然士賤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衆尊而奉之歟

嚴陵方氏曰辟讀如開辟之辟天子諸侯始終皆辟者象其德廣所及始終如一也蓋為帶必有以裨其旁固有開而廣之之意矣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其有潔白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含陽之德藏於密下言

雜帶君朱緑則兼大夫諸侯言之其所異者諸侯得以朱為表而不以之為裏耳凡帶綠於要者為韠垂於前者為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韠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於韠則否也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於上則否也自天子至於士則降殺可見矣至於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為體焉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攝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箴功則知率固不止於士矣居

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亦惟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所謂縞則素繱而已所謂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縞則生者而已素則生孰是也前言縞冠素紕此其辨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觧矣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為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謂府史之屬欲其便於奔走之

役故特去其五寸焉言大夫帶四寸則亦舉卑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為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為采矣大夫以玄則失之大質故又為之華藻焉士緇辟三寸則半大夫之制半大夫之制𫍣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故也再繚四寸者再繞於要則合為四寸矣此所以之也然帶之有辟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肆束及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者束謂組也以

束約故謂之束帶則紳肆故也今也以束帶之制其重如此故令有事者收之走則擁之以示不敢瀆焉有事收之於身以服其勞也走則不暇收之矣姑擁之以手而已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氏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

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韠殺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厠在其中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

也圜殺直者前方後挫角則圜也前後方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云目䩏制也公侯前後方是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鄭註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䩏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紕以

素故鄭註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葢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不令方也註云正直方之間語者正謂不衺也直

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間語
長樂陳氏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
其色則視裳而已以其茀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
故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韎韐考之士冠禮
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
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
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
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

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績結佩而爵韠是也
采芑言方叔之將兵𩏂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
而韎以韎韐者葢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
以朱芾甲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緼韍天子之韠直
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
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
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
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甲

者則鄭氏之説是也

嚴陵方氏曰韠即芾也古者蔽前一巾而已芾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畢之義焉芾又作韍經所謂緼韍是也又謂之韐冠禮所謂韎韐是矣若詩所謂韎韐有奭則韋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説者以祭服曰韍朝服曰韠兵服曰韐蓋無所據至於以韋為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韠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為諸侯之服者蓋諸

侯之在國則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韍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為殺歟

山陰陸氏曰朱爵弁之韠素皮弁之韠爵玄端之韠君王爵弁大夫王皮弁士王玄端如是而後可知亦士言爵韋容君朱大夫素或絲也圜殺直圜前後正殺前後方直前方後挫角天子直方正於天下也公

侯前後方殺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下於諸侯也士前後正無所不正也天子直不言前後務廣天子也士前後正前亦挫角於是為正

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

禮記集說卷七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錄監生臣康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四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六

宋 衛湜 撰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孔氏曰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於革帶鄭恐繫於大帶故云凡佩繫於革帶以大帶用組約其

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

嚴陵方氏曰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並言革帶之博焉

山陰陸氏曰肩齊也韠自有帶其繫處與革帶齊後博二寸容革帶博亦如之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氏曰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綼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綼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孔氏曰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間色故在下也鄭註外以玄内以華近人為内遠人為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為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内也士旣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韠之外内皆用緇也餘說見前經而素帶終辟下

延平周氏曰於士帶言三尺則士而上皆三尺也於大夫言四寸則大夫而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繚

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凡帶即所謂有司
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有箴功
而言無箴功者指其無所裨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綠而不言則用全天
子之事雜非所言也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
雜裳冠禮云玄裳黄裳雜裳是也雜裳先儒謂前玄
後黄素帶即大帶也言素以於雜帶為素言大以於
雜帶為大然則素帶冕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玄端

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緇帶皮弁服緇帶玄端緇帶
知之也緑木之間華土之間先儒謂五間緑紅碧紫
騮黃蓋所謂騮黃驊騮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
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緇句辟二寸
句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
帶朱裏終辟
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

言亦蔽也緼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

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其士不命

孔氏曰鄭以上經是玄端服之韠知此韠異於上也

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

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著玄

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

也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
也韍韠皆言為蔽取蔽障之義也案毛詩傳天子純
朱諸侯黄朱黄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大夫赤韍色
又淺耳有虞氏之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明
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是也此
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
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
茅蒐為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以蒨染之其色淺赤

則緼為赤黄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俱名緼韍不得為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周禮牧人云隂祀用黝牲又孫炎註爾雅云黝青黒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長樂陳氏曰此一命於公侯則為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於侯伯則為大夫而子男則為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卿是已典命所載可考已見鄭註蓋赤黄間而為緼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於士言之赤則其

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則為韠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謂之韍可以為祭服亦可以為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韍為祭韠為朝誤矣　又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朱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黻幽衡赤黻葱衡若朝服也然主人玄端素韠于廟門之内以筮日則見於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

於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為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韍即韠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緼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色謂之緼緼者藏也衡佩上璜也以言其寓之以為覆則謂之璜以言其橫之以為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韍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山陰陸氏曰韎日在昧谷緼日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韎韐昧也進而為緼緼進而為赤赤進而為朱詩曰朱芾斯皇有瑲葱衡則三命赤芾蓋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韠二命為爵弁韎韐若加一命是為三命服玄冕矣玄冕以上服韍所謂一命緼韍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芾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韍葱衡是為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葱衡此讀三命赤韍葱衡之誤詩曰有瑲葱珩蒼青之發也葱

青之達也辟讀如字既夕禮曰有前後裳不辟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

延平周氏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言天子諸侯與其在朝之臣也一命緼韍幽衡而下言諸侯之臣也再命者在大國則大夫而已故衡與一命者同所以示其卑也在小國則卿也故韍與三命同色所以示其尊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鄭氏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

孔氏曰自此至男子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惟有三寸長齊于帶一經厕在其間褘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鄭註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
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
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
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
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賔客褖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
搖翟青褘衣玄鞠衣黄展衣白褖衣黑其六服皆以
素紗為裏鄭註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
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

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註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觧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禕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

長樂陳氏曰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隂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

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徳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隂成於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為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禕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禒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

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黄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禒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賔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禒衣翟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

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黄者隂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内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隂之純色見王及賔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賔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隂之正色纁者隂之上達褖則循褖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循褖而已后行之盛也王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

者周官内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鄭氏以爲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

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
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
禒衣而改禕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
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
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
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
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
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禒衣之袂不

修禮書

嚴陵方氏曰言褘衣則以知揄之為衣言揄狄則以知褘為之狄自鞠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狄故也褘衣畫狄而不言則以尊而無嫌故也六服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而僭上焉后之褘衣猶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褘衣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衮冕也故曰夫人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

亦三夫人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内命婦也三公之夫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屈狄然降於諸公之夫人一等者猶三公在朝則服鷩冕也屈狄為君之命婦則鞠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再命其婦則從夫人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一命展衣其士不命故曰褖衣而已臣之命婦不比於子男而是為言者舉卑以見尊也經之所言皆以互相明爾王后必以狄為尚何也

蓋狄之為性則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焉婦人之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而已内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

延平周氏曰翬翟皆雉也蓋以其飛有時別有倫與夫文明可以為飾夫人兼王與大國也褕狄為大國則屈狄者小國而已褘衣之色玄北方之色也褕狄之色青東方之色也北方陰陰主静東方陽陽主動

婦道以靜為貴故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屈狄之色赤南方之色也以其刻而不畫則於文為闕於禮為屈故小國之夫人服之再命褘衣先儒以為鞠衣是矣蓋鞠衣服之以桑故其色黃象桑之始生示其及時事也此再命者所以服之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自鞠衣始蓋自再命已下言之也襢衣命以實所以象婦德褖衣命以緣象其婦道而已婦道陰也故其色黑

山陰陸氏曰褘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闕狄當毳冕鞠衣當希冕襢衣當玄冕爵弁褖衣當皮弁宵衣當朝服玄端知然者以主人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纁袡大夫以玄賴世婦以襢衣從者畢玄端姆纚笄宵衣在其右諸侯以朝服視朝於内朝夫人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知之也男子褖衣白婦褖衣亦白褖衣白襢衣赤鞠衣黄揄狄青褘衣玄闕狄視揄狄少闕而已則亦青可知玄北方也青次之赤次之白又次

之鞠衣以黄在中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鄭氏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衿

孔氏曰鄭註言其屈而重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

也餘見前

延平周氏曰大帶之下四尺五寸故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有三尺韠與結亦三尺也故紳韠結三齊韠蔽之也蓋君子之道長於檢束於內而不知蔽護於外者不足以接人長於蔽護於外而不知檢束於內者不足以成己此紳韠結所以三齊者也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鄭氏曰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

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夫人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

孔氏曰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

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故云君命屈狄
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狄也褘衣是王后之
服故鄭知當為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襢展也子
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
衣也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此云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
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
長樂陳氏延平周氏說見前

山陰陸氏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為九命所謂再命褘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而加焉一加為七命又一加為九命矣士一命其妻褖衣若加一命是為大夫則其妻服禮衣所謂一命襢衣者此歟據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不言士褖衣一命襢衣而言一命襢衣士褖衣使士在下也

金華范氏曰自王至士其配各有服其服各有等王

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德本末之純一也王后而下服分六等各視其夫爵以位為之隆殺也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為之隆殺也唯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六宮之內后親蠶世婦以下皆分繭稱絲效功以共冕服百官之衆夫尊於朝婦榮於室位高而後身顯無敢覬覦一衣服之間區別如此安有不稱其服者乎如是然後家齊而國治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氏曰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褕狄

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

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畢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云命於奠繭鄭註云已下則女御亦然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延平周氏曰二十七世婦即外之二十七大夫也世婦以下必待奠繭然後命之則大夫以下其妻亦若

是矣必命於奠繭其意以為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山陰陸氏曰凡奠繭獻而後奠正言奠繭著命世婦在既奠之後其他皆從男子以無奠繭之事也亦著世婦以功受服不專為夫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氏曰自此至不俟車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

則敎下於帶則憂是也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敎使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謂以左耳近君也

嚴陵方氏曰頤霤則首俯而頤傾如簷霤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慶源輔氏曰垂而拱則不盡垂也

山陰陸氏曰鄉目所向右耳目不如左明亦左無爲

之地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

孔氏曰節以玉為之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

時故合云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
趨也在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
在外遠故云車周禮典瑞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
之漢時使人持節召臣　庾氏曰召以節者謂急則
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
三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

趨則自束攝散亂焉走則趨前之速矣言官以知外之為私言外以知官之為內孔子之不俟駕皆為是也孟子聞王命而遂不果何哉孔子臣道孟子師道也且為師矣雖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慶源輔氏曰先云二節以走趨君命王疾

金華應氏曰䑛以藏禮禮以出信也故進人以環聘

賢以幣招大夫以旌皆以岀信也節之以一以二以意而示緩急亦若此歟制命為義承命為信也故在廟則駿奔見君則趨進沒階翼如皆以承命也召而或走或趨亦隨事而為緩急歟自公召之顛倒裳衣何暇於俟屨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何暇於俟車蓋古者官府皆近列於朝廷之側所謂在官猶在公也席地而坐登席則觧屨慮其汙也造次聞召未容遽納故或不容於俟屨及退食於家出行於外則徒馭皆

散倉卒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然亦豈終於跣足而徒步哉倉卒承命而屨與車隨之而後耳

金華范氏曰自凡侍於君止聽鄉任左侍君之儀凡君召止不俟車被召之儀立凡以言例所謂凡無貴賤皆然事有常儀宜有常心矣禮達分定所以一人心定衆志而緩急疾徐如手足之應腹心又見分嚴而情通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

拜則走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荅拜亦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而拜送者案儀禮但是主人送賔皆再拜賔不荅拜鄭註云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荅

拜則士走辟之

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荅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嚴陵方氏曰尊者則不必大夫凡在已上者皆是也先拜進面者先拜於門然後進相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

孔氏曰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君前臣名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嚴陵方氏曰沒死也以生若浮則死為沒矣

山陰陸氏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沒矣則稱字之證也

金華應氏曰隱其名而舉其謚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也凡祭祭羣神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為惑未知者

孔氏曰此論諱與不諱之法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

不自私諱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故重言

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金華范氏曰自士於大夫止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
際與名諱之法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卿大夫士
交際之禮蓋次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
義然也貴貴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
協志一德以尊於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為
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
中不諱而義達於上下貫於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

以一日之避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鄭氏曰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薺之薺采齊路門外之樂

節也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孔氏曰自此至綦組綬一節廣明佩玉之事案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聘義云温潤而澤仁也至孚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下文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含士以上也所佩之玉中徵角宫羽之聲案樂記角為民徵為事右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

則湏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又樂記

宮為君羽為物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為物冝

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

於趨之時歌采齊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

之時則歌肆夏之樂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

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

謂之奔此對文爾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

趨鄭註反行謂倒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

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進俯則佩嚮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嚮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揺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君子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於身也此謂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

長樂陳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衝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邪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　又曰書傳曰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黄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賔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也則

黄鍾之鍾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賓之鍾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鍾而陰鍾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鍾而陽鍾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肆夏非特施於王行也享牧伯亦用焉春秋傳稱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非特享牧伯也而送助祭者亦用焉禮記稱大饗其王事與其出也肆夏送之是也諸侯之禮有肆夏

無王夏大夫之禮有陔夏無肆夏故燕禮奏肆夏則諸侯有肆夏無王夏可知鄉飲酒奏陔夏以送賔而禮譏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大夫有陔夏無肆夏可知夫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有肆夏采齊以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樂音樂以樂之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内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来尚矣佩上有一瑀下有二璜瑀奇天道也璜耦地道也上有三珩中有一琚瑀又謂之衝衝之以為平也珩又謂之衡衡行也人行亦行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静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静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静

或失時以處靜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即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中宫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禮以右為尊故也至於言結佩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為德佩事佩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宫之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温樂之享神也而懐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為温故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為柔故也孔

子不云乎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葢謂是矣唯射樂則偃旌以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齊周官作薺當以周官為正采薺葢逸詩肆夏即九夏之一也周還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圜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而不忘仁義焉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宫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

矣夫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鑾和以金為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内之節也鑾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為本故行則鳴玉佩制事以義為先故在車則聞鑾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鑾以見和之為和曰和以見鑾之為唱鑾以體言也和以用言也以鑾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

延平周氏曰五音惟宫徵有變變者臨人之道常者

事人之道故右則徵在上而左則宫在上也不用商何也所謂右徵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徵為均所謂左宫羽者亦非不具五聲也特以宫羽為均蓋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其可以為主乎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趨樂師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行之與車出之與入於堂上則皆以采薺為節在門外則皆以肆夏為節還有止意言周還以對於折還則周還為行折還為止於進言揖

則知退為讓於退言揚則知進為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蓋和者象其皇之和鸞者象其鸞之鳴故韓詩内傳曰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新安朱氏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横去如曲尺相似其横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建安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宫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

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唯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

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此謂世子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則結佩亦結左也齊則績結佩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

孔氏曰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以表德去之示已無德也下云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君在非朝處也知謂世子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

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左結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為全去也右設佩者謂設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績結佩則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績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為韠也　熊氏曰爵韠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

朱韠素韠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竒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强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此經鄭氏以為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

禮異也考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服也衛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也子衿詩曰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之陳服屣有順有綪順則直綪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士虞禮曰屣西南上

緭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緭俎二南上不緭鄭氏曰緭讀為綪屈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自君在不佩玉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子是矣蓋人臣之於君所未始不佩玉故也言君在不佩玉而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前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即事而未足乎德也居則設佩者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

則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旣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在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也葢其意各有所主而已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有別於羣臣焉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所以謂之玄也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

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馬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故左右皆以玉臣佩甲是故左以德右以事

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略故言設佩朝戒其敖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金華應氏曰佩玉自天子至士所同而禮有所敬則屈而不伸故君在則不佩玉所謂不佩非盡去之特結其左耳葢左為尊而玉必在左故侍於君則聽鄉任左是以結之而不設也葢人臣將朝習容觀玉聲則佩未嘗不設乎身及其見君起敬則微結束而收斂之不若齊之纓綿固結也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為世子之事然尋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又左右之所結所設則以為德佩事佩居朝之

所設所結則專以為德佩亦不相貫通矣君在若鄉黨所謂君在踧踖如也居則設佩者姑以平居對朝而言之平居非必燕居之時也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蓋德佩事佩皆欲其備也詩所謂雜佩以贈之是也然凡帶必有佩玉是事佩可畧而德佩不可去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

中央以前後觿也故謂喪與災眚

孔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

嚴陵方氏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以自貶故也下言無故玉不去身以此佩玉有衡牙者以往来乎兩璜之間相衡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其用也且佩之設有

珩璜焉有琚瑀焉而此止言有衝牙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動則不能無害且牙居兩璜之間動則相觸於璜固不能無傷焉夫佩所以節行也故其名如此而經所以止言是歟亦見明堂位崇牙解無故玉不去身已見曲禮解繼言君子於玉比德者以見身不可離於德也

山陰陸氏曰凡帶必有佩玉據此佩有不設無不佩也佩玉有衝牙著玉非觸不鳴君子比德於是為至

故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鳴聘義玉在

下以德比玉此先以玉比德以德比玉尊矣以玉比

德隨其玉而比之

慶源輔氏曰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據此則不

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

也玉不去身必有以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

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氏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緼赤黄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孔氏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鄭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

漸雜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

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

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

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顧命綦弁

註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註云綦蒼艾色故鄭

知綦為雜色也象環五寸法五行也

長樂陳氏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

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

也瑜與璪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璪矣士佩璪則

世子而上佩堅矣璪或作𤥊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

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

也其飾天子玄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玄者道

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黄者事之雜純則素

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組與前所謂纓之組同組以言其質玄

以言其色綬以言其用也下皆放此緼與緼韍之緼

同君以無為而體道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以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王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王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此非隆殺之辨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無窮故以環能參天兩

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山陰陸氏曰山水蹟飾也山仁也水智也為人君止於仁智也者以智帥人者也瑜有美而無瑕世子之法周公所以教成王求為是故也士佩瓀玟玟質不美故也彼所謂碔砆猶愧於此純讀如字緼讀如字純組綬以絲為之緼組綬以纊為之言純組綬則朱組綬亦純也言朱組綬則純組綬亦朱也綦組綬緼

組綬放此知然者以毛詩傳曰士佩瓀玟而青組綬知之也環佩上玉也亦或以玦環理也玦事也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綬衿也佩衿謂之綬漢制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蓋有所本之也綦組綬此士服歟卒言孔子如此以遣前佩有在此不在彼也莊子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此孔子也寸用五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

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金華范氏曰自古之君子必佩玉止綦組綬佩玉之節君子比德於玉言古見其所自来非一日先聖王所以成德確乎其不可抜也人之常情警省於内者或肆於外矯揉於外者或踰於内令行鳴佩玉其在内如此車聞鸞和其在外如此蓋禮樂未嘗斯須去

身也此一段論佩玉忽參以在車一語有旨哉蓋比德工夫與成德節奏表裏純固内外洞徹宜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不然針芒罅氣隙豈在大毫釐不謹斯須間斷得以汩其聰明亂其純一殆恐娭間而入者日引月長不勝其可慮矣此非有法家拂士之啓告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乃爾古之君子動容周旋不勉而中豈自外來邪德佩之結不敢與君比德也齊之結也不敢散其純一之志精明之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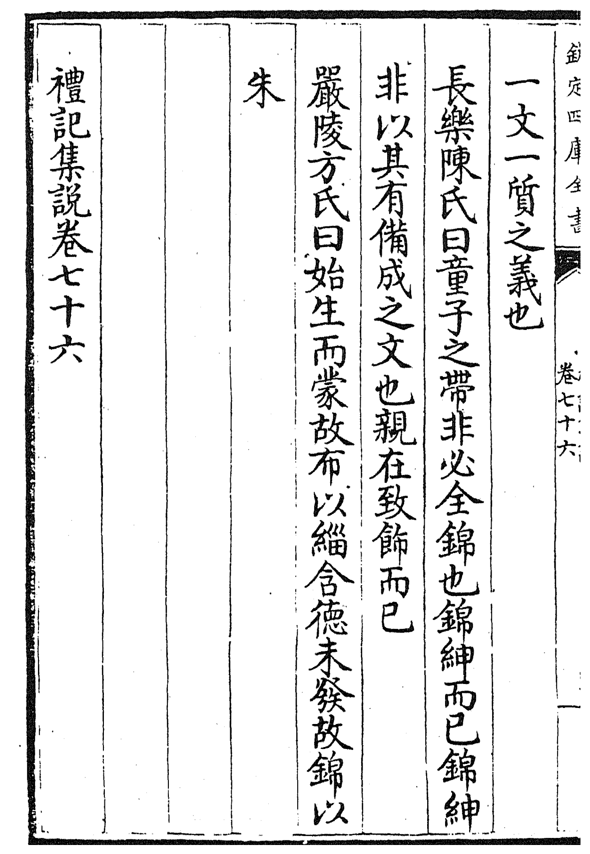
況敢聽樂乎古之君子必佩玉何也為其於玉比德也有天子之禮有世子之禮有公侯大夫士之禮非可以槩言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而君在不佩玉者不敢以德自居也不敢示德亦德之至也齊之結衣之去以故而不佩也去衣無所不佩德不可須臾離也德有不同用亦隨異此公侯至士所以有别也此篇以玉藻名藻之玉在冕頭之容也佩之玉在帶身之容也無往而非比德也言古明先王之制禮言必

見百王之不可違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入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爛脫厠在其間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也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幷以錦爲緫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



一文一質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嚴陵方氏曰始生而蒙故布以緇含德未發故錦以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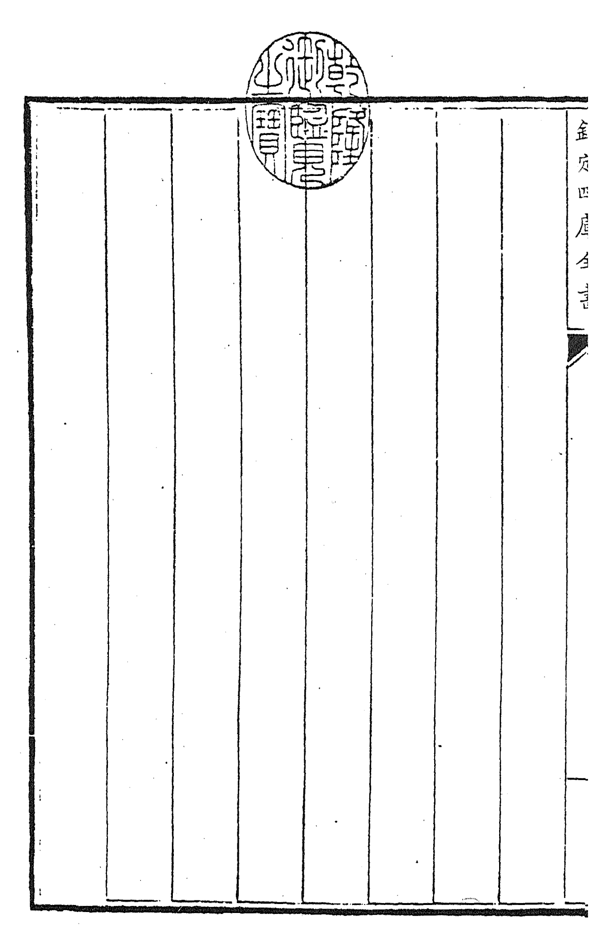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七十六

謹案第三十五頁後三行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佩也刋本左右二字互訛今改

第三十六頁前四行是以結之而不設也刋本訛作設之而不結也今改

第四十一頁前五行卒言孔子如此以遣前佩句不可解因無善本可查姑仍其舊

第四十二頁前四行得以汩其聰明刋本汩訛洎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康偉